

第十二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肉

罗典

(化工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2012 级)

在那个年代，他成绩优异，老师喜爱，同学羡慕。他孝敬父母，尊师重道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，是一家子的希望。生活很美好，如果他家不是很穷。

他今天下午上课有些心不在焉，眼皮一跳一跳的，总觉得有啥事要发生。老师按惯例让他起立为同学们讲解一下上节课留下来的数学题。他讲了，可是含糊不清，这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事。他有些楞，大家也有点楞。下课了，一时间教室哄成一团。

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上面派人到他们村去了，心里突的一紧。抓起打满补丁的装书的布袋，撒腿就往家里赶。

门大敞着，母亲弓着身子坐在四角小木凳上，一双粗大、厚实的手正灵活地纳着鞋底，一切还是像往常一样。父亲刚做完活回来，看样子累了，靠着墙蹲着，闭着双眼，吸着自己卷的烟草，吸得很急，一切还是像往常一样。定了定神，他觉得自己太紧张了，自嘲地笑了笑。

他把自己装着书的布袋放在“餐桌”——一张方方正正的大木桌上，这张大木桌放在狭小的四壁中很是格格不入，但是算得上家里好的物品了。而且，这木桌是太爷爷亲自打造作为书桌的，太爷爷当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，打造桌子时就希望为学者像这张桌子一样正派、有节气、不投机取巧。他一直很喜欢这张桌子，桌子沦为杂用的，亦是无可奈何。餐桌上有一点点油，他舍不得擦，甚至想把它舔干净。这上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流水账，这一行行，一列列的数据总是减号相连，到最后总是不够减了。还有这些刀印痕，还好，他都习惯了，垫上几本书，再放上作业，就可以写了。他拿起笔，笔快没墨水了。他想起刚到皮鞋厂干活的大姐说过，等她发了工钱就给自己买墨水，还上城里带几只新笔。他叹了口气，嗯，这笔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。看看母亲，瞧瞧父亲，想想姐妹，他笑了。生活很美好的。

他正全神贯注地做着作业，眼皮又跳了跳，心里有点堵，看着仍闭目养神的父亲，迟疑了一下问道：“阿爹，村里是不是来人了啊？”他很疑惑，村里面不随便来人的，来了人无非有两种情况，要不是有人做了错事，要接受处罚；要不是选上了思想模范，受到了领导的重视。

“牙仔，小孩子莫要瞎闹心，赶紧写作业啊！”父亲猛睁开眼，呼呼地猛吸几口烟。“当”的一声响，母亲赶紧拽起落地的顶针，捋了捋散在两鬓的白发，有些急促地说到“是啊，赶紧写吧，妹仔等会还要你教教呢！”他不甘心，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“可是……隔壁的小狗子说昨天有几个气派的人去他家了，还翻箱倒柜的，可闹腾啦！阿爹，到底……”

“啥，你说啥？昨天？”

“恩。”

“快告诉阿娘，你说得真不？”

“小狗子可骄傲地对咱说那叫领导视察，爹，咱家是不是也要进行那什劳子视察啊？”

父亲没有吱声，眼睛睁的大大的，啪的一下坐在地上，呼呼地猛吸了几口，咳了几下。

“哪个——牙仔——你——你——哦，你去村头去接妹妹回来，快去吧！”母亲一边抹着额头的细汗，一面催促着他。

他不情愿地往前挪着步子，嘴里嘟囔：“这么冷的天儿，还要我出去啥啊？妹牙仔每天都不要我接了。”他走出去不久，似乎听到屋里传来的声音。

“他爹，这可咋办啊？”

“慌能做甚么？咱们赶紧……”

……

天终于黑了，一家人嗖嗖地吃完挂水面后，母亲走了过来对他说：“快睡吧，带着阿妹，今几个就不用教她了。”天太冷了，母亲又掏出了一张旧毛毯给兄妹俩盖上。“乖牙儿们，快闭眼吧，明儿还要上学去哩！”

妹妹总是动来动去，“咋啦？”母亲问。

“我没吃饱，肚子饿，睡不着。”

“你就睡着了，就不觉得饿了，梦里还可以梦到好多好吃的勒！”

“那——阿娘，我可以梦到好多肉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赶紧睡吧。”

“阿娘——”

“恩？”

“你啥时再买点肉给我和哥哥吃呢？像昨天那样，你昨天做的肉可好吃了。”

“……恩，好，以后娘多买肉，多买肉，多买……”母亲说这话时眼眶红红的，鼻子似乎有些堵，可能是天太冷，着了凉。他没往心里去，一切还是像往常一样。想着大姐也说过等她拿到了工钱，也会买肉给他和妹妹吃，他美美的睡下了。

他半夜是被吓醒的。他做了个可怕的梦，梦里面的敦厚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犯了事，被记大过。大家都打骂着，叫嚣着，怒斥着，一个个张牙舞爪的，他，妹妹和大姐一起号号大哭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他摸了摸自个儿的背，大冷天的汗淋淋的，想起来擦擦。忽的，他听到了一点动静，是从隔壁传来的。咱家没啥值得小偷覬覦吧，他纳闷着，脚轻轻地挪到了隔壁房子的大桌子底下，大桌子的桌布把他遮得严严实实的，桌布上的洞正好能让他瞧见外面在干什么。咦，是父亲和母亲，他俩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啥？他刚想出去问问，莫名的顿住了脚，总觉得出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卷了卷身子，且就看着。

“娃他爹，这能成吗？这……”

“成不成说不准啊！到这地步了，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

“他爹，这都怨我，要不是我鬼附体了一下，也不会让你干这种你打死都不干的事。”

“这事你也是作为娘的好心，你看到咱娃吃的那香劲么，可是甜在我心窝窝啊！就算这事查到了，也甘心。”父亲说罢叹了口气，吸了口烟，用烟头火星点燃了他手中的一张纸。“要说真怨，只能怨我，让你们娘几个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娃想吃个肉都用这偷鸡摸狗的下作手段。现在，我啥都不怕，就怕咋娃娃知道这事瞧不起这个阿爹了。”

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现在这张纸没了，上头的人应该查不到这肉的去处，咱家多拿了的那点肉查不到的，查不到的……”母亲双手合十，祈祷着。

“咱做的不是好事，菩萨不会保佑的”父亲自嘲。

“菩萨会保佑善良的人的，会的！恩，会的！！”

母亲与父亲进房了。

他还在大桌子底下，抱着桌腿，双肩颤抖着。他在哭，从开始到现在。

泪水落在桌腿上，沿着桌腿向下滴落，进入了那些印痕里。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他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去睡得觉。只觉得好冷，好冷，阿娘添加的毯子不抵用。

天很快亮了。他走在去学校的路上，看了看天。今天的云朵飘得很快，大朵大朵地把他甩在后面，他追赶着云朵，追上了一朵，真好！又追上了一朵，真不错！多希望这大片的云朵能带走昨天的一切，他累了，没追了。